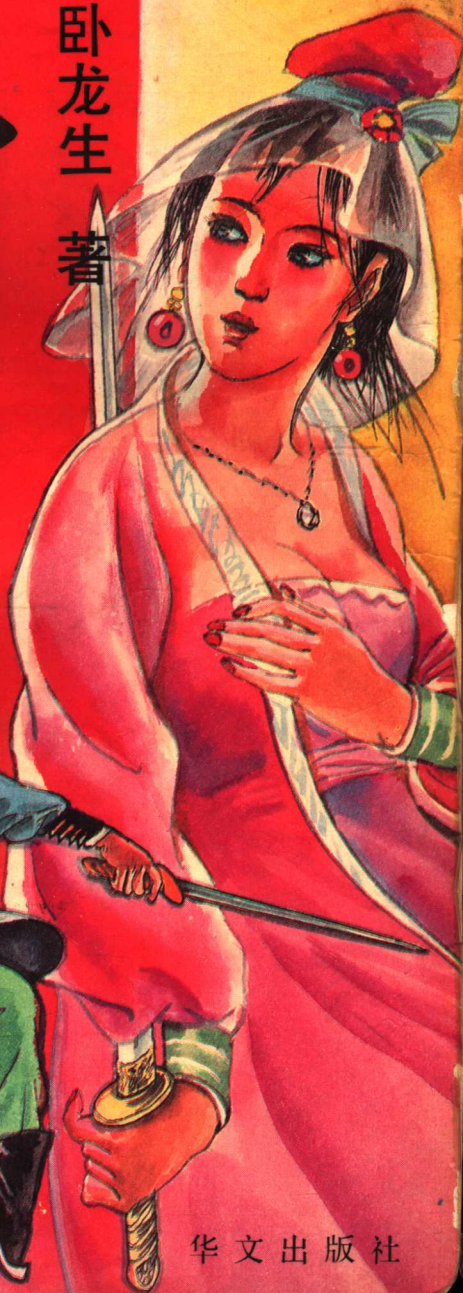


卧龙生
著

龍鳳伏魔



華文出版社

龙凤伏魔

卧龙生

梁蓉蓉只听得芳心里不但怦然而跳，粉脸上更是一下子就闪掠过一片诧异中又含混得有极浓的黯然之色，愣了一下，才含羞说道：“怨小女子愚蠢，我还没有请问过姑娘的芳名。”

艳美少妇见她那副凄怆神色，情不禁暗地叹息一声，答道：“我叫陆若文。”

梁蓉蓉瞥了激斗正酣的一尘和杨婉玲两人一眼，绽唇一笑道：“今日有缘识荆姑娘，梁蓉蓉真是三生有幸，福缘不浅了，若不嫌白虎观是蛇鼠窠居之地，那就让我略尽一点待客之礼如何？”

陆若文眨两眨那双又圆又大的莹晶妙目，笑道：“姑娘这样客气，我实在是愧汗无地，反正来日方长，以后再敬向姑娘讨领教益就是。”

说这儿，转脸瞥了一下斗场，又对梁蓉蓉咯咯娇笑道：“我孙师弟说的一点也不错，他说邛崃派除了你梁姑娘一个人外，差不多全都是一些狂妄歹毒之辈。”

话落口，但见她莲足点处，娇躯立时向后斜射而起，半空中扭腰甩臂，落地时她已是面对斗场，香唇一绽，娇喊道：“玲妹妹，不要打啦，我们快些回去吧。”

杨婉玲早就听陆若文对她说起过梁蓉蓉对孙师兄一往情深，誓以身许之事，她听说梁蓉蓉获悉孙师兄和林师姐订了终生鸳盟，立时就要殉情自绝的话后，芳心里实在是觉得梁蓉蓉痴情至此，天下人都要替她同声一哭了，因而对梁蓉蓉也就无

限同情与万般怜惜。

适才乍闻这个曾有数面之缘的秀美女子就是要殉情自绝的梁蓉蓉时，芳心中更是对梁蓉蓉生出无限的好感，是以出手攻袭一尘，意欲让陆若文好好和她交谈。

论武学，一尘岂能是杨婉玲敌手，不管他尽展歹毒恶招，滚滚径攻杨婉玲周身要害，但总被杨婉玲深奥难测的奇招全数化去，杨婉玲不愿在梁蓉蓉面前使一尘丢人现眼，让梁蓉蓉羞愧难安，这才耐着性子和一尘游斗，外表看起来两个人是打得激烈无匹，明眼人中当然一目了然一尘处境尴尬，全成了一个骑虎难下的狼狈之态。

陆若文在斗场边一叫，杨婉玲才猛运“无相神功”于玉掌，但见她两只白嫩纤掌翻飞处，立演佛门：“因果回环”、“护法让人”、“一切皆空”三招奇学，掌过人动，一刹那就把一尘迫退七尺，转身一跃就纵落陆若文身侧。

陆若文玉手一伸，拉着她的纤纤柔荑，低声说道：“我们走吧。”

杨婉玲望着梁蓉蓉低鬟一笑后，只见她们两个人同时一晃玉肩，身形宛似两道划空彩烟，转眼间已是出去了十丈开外，一刹那就消失在白虎观东侧的那堆乱石之后不见。

这时，武秀英莲步疾移走至梁蓉蓉身侧，低声说道：“姐姐，她们两人为什么一下子就走了呢？”

梁蓉蓉定了下神，微微一笑道：“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缘由……”

这说儿，一尘几个人也走了过来，妙悟对梁蓉蓉说道：“打扰芳驾游湖清兴，贫道好生过意不去，天色还早，芳驾还要不要再去湖中荡舟？”

梁蓉蓉笑道：“道长不必客气，今晚上我再去湖中一游

吧。”

说完话，又对一尘笑道：“道长和诸位远道来此，想必有些困乏，她们既已撤走，我看还是去观中休憩一下如何？”

一尘笑道：“不要紧。”

说此双眉微皱，又问道：“姑娘是不是识得适才遁走的那两位高人？”

梁蓉蓉摇了摇头，笑道：“半年前那个杨姑娘在武夷山追袭万里追风的弟子祝伯封时；我曾在旁劝她住手，其后又在浙西见她 and 祝伯封拼斗，因而和她有过两面之缘，至于另外那位陆姑娘，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

一尘苦笑道：“这两位高人武学实在不错，除了姑娘一个人可以和她们颉颃外，贫道惭愧得很，我恐怕还真不是人家的敌手呢。”

田依凡在旁忽的一扬双眉，接口道：“下次她们如敢再来白虎观，咱们不要顾忌什么武林规矩，干脆联手把她们毙了吧。”

梁蓉蓉黛眉一蹙，凤目中那两道神光炯炯的眼神疾扫了田依凡一下，对一尘说道：“道长既已来此，这儿的一切事情就请多多操劳吧……”

话未说完，一尘心头不由大急，忍不住插口道：“姑娘在白虎观，贫道岂敢放肆无礼，迎敌之事，还是敬请姑娘主持如何？”

梁蓉蓉笑道：“道长不必客气，我看道长还是多辛苦一下吧，不过，若是那几位姑娘再来白虎观时，最好酌情对付，相机应变，千万不可违背武林规矩，致使我们邛崃派落一个恃势凌人和暴戾恣睢的狂妄恶名。”

说这儿，对众人颌首一笑，玉体轻转就和武秀英径向观内

姗姗走去。

武秀英芳心里也是觉得梁蓉蓉面对这几个来观现身的高人甚难应付，除了这两个女子外，还有枫弟弟和瑶姐姐及猜想中曾见过面的那个中年书生三人，论武学，白虎观中这些人简直是无法和枫弟弟他们抗衡，何况在此时此地自己两人若是和枫弟弟骤然见面，那真是……

她一个人想半天，才对梁蓉蓉说道：“姐姐，我们是不是要在这儿多玩几天？”

梁蓉蓉笑道：“等我们用过中饭就动身起程吧。”

武秀英柳眉一皱，低声说道：“姐姐是邛崃派的人，你在这时离观而去，会不会被一尘道长他们……”

说这儿，倏然而住，尴尬一笑，又道：“我知道姐姐对这种局势甚难应付……”

话未说完，梁蓉蓉忽的凄婉一笑，接口道：“这样吧，今晚上我们再在这儿留宿一宵，明早上道如何？”

武秀英眨两眨那双大眼睛，说道：“万一弟弟和瑶姐姐两人一同来白虎观，你又怎么办呢？”

梁蓉蓉摇了摇头，笑道：“你放心吧，他们决不会在这时光临白虎观，我在这儿多住一天，岂不是正好对一尘道长他们有所交代了么？”

武秀英粉脸上升起来迷茫之色，正要问她怎么知道逸枫和淑瑶两人在这时不会来白虎观时，那个伺候二女的小道童已是在室门外请她们去客室用饭，是刚才把要问的话咽回肚内，闭口不说。

当夜，二女离观后缓缓向岸边走去，打算在湖中尽情荡舟一夜，翌日一早就动身起程直扑邛崃山。

两个人离岸边还有七八丈左右的时候，右侧方那堆嶙峋

怪石后陡地响起来一声极轻微的断枝之音，其声虽小，但梁蓉蓉却听的清楚异常，黛眉一蹙，纵身就往那声音传来之处扑去，左掌护胸，右掌蓄势待发，以防隐身石后之人猝然袭击。

但见一条纤巧丽影闪处，梁蓉蓉正好扑空，吃了一惊，纵身又向那条丽影消失处再扑过去。

那知她扑到那一块高可一丈三四的巨石后一看时，哪有一条人踪，情不禁两掌护着头胸，绽唇低喝道：“既有高人莅临尚请现身一见如何？”

这时，武秀英已跟踪跃落她的身侧，大眼睛疾向四周瞥了一眼，低声对梁蓉蓉说道：“姐姐，你看清楚没有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梁蓉蓉蹙了一下黛眉，说道：“这个人身法奇快迅捷，看样子……”

话刚到此，猛的一点莲足，她那个婀娜娇躯一下子就离地拔起来三丈多高，半空中扭纤腰甩玉臂再挫腰一长身形，人如孤凤归巢，已是直向她们立足处右后方头下足上电射过去，凤目中那两道炯炯眼神扫处，业已望见那条丽影正向左侧方那堆高耸怪石后面掠去，立时疾沉丹田真气，掣电泻落在地。

梁蓉蓉借那一落之势，纵身再向那倏丽影追去，三个起落，已是自那条丽影右侧疾掠而过，猛收前冲势子再轻扭纤腰，玉体一下子就转了过来，长长纳入一口气后就秀立在那儿娟然不动。

那条丽影虽是迫的来连忙缓下疾奔势子，但仍是冲至梁蓉蓉身前六尺之处才停了下来。

这当儿，也不过是戌正时分，那半圆上弦月斜射下来的清丽银光下，梁蓉蓉明眸流转打量这个被迫现身的人时，原来是一个发披香肩，亭亭玉立的俏丽年青少女，除了裸露出两条粉

臂及一双修长浑圆的玉腿外，她身上穿的那一件紧身绿色衣服更是又薄又小，酥胸丰隆，柳腰纤细，再配上她那一张娇红欲滴的粉脸，弯弯斜飞的两道柳眉儿，越发显得她俏中带媚，媚中带娇，娉婷秀立在月光下，宛若魔鬼妖女怀春一样，当真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天生尤物。

只见她妙目里那两颗乌黑发亮眸子转几转，绽唇一阵银铃般咯咯娇笑道：“看你轻功造诣这样不凡，那就难怪你敢跑来这儿出手伤人。”

话声甫落，香肩微晃，那两条白嫩粉臂挥处，一双纤掌对着梁蓉蓉胸腹就猛劈过去，当真是话落招发，出手迅捷已极。

梁蓉蓉连忙闪身避掌，绽唇娇喝道：“姑娘快住手，我有话说。”

俏立少女又是咯咯娇笑道：“等我见识过你的武学后，你再慢慢说吧。”

话声中，两只白嫩纤掌翻飞，对着梁蓉蓉玉体上关节要害就绵绵不绝猛攻过去。

梁蓉蓉被她一轮狂风骤雨般的疾攻，迫的来只有挥臂吐掌，连忙对挡攻来掌势。

武秀英早就跃了过来，她见这个袒臂裸腿的俏媚女子这样不通情理，芳心里当然是又气又恨，再看见梁蓉蓉只守不攻，不由在旁娇喊道：“姐姐，这种不知羞耻的横蛮女人，你用不着对她客气，还是早些把她制住后，再慢慢问她干什么要这样不分皂白，随便就出手开衅吧。”

梁蓉蓉和这个俏丽少女甫动上手，立时发觉她不但招式诡异难测，而且出手又歹毒至极，不敢大意，连忙运气护住周身要穴，小心翼翼封挡她的狠毒攻袭，这时武秀英在斗场边一叫，才开始出手还击。

刹那间，但见她们两个人俱都是乌黑长发飘来荡去，四只白嫩纤掌凌空翻飞，一个是玉体闪动，莲足疾移，一个是娇躯摇摆，粉腿转动，只看的武秀英眼花缭乱，神迷目眩。

一阵工夫，她们两个人虽是拼斗了五十多合，但仍是还在各出绝学，互抢机先，看样子，她们全成了一个旗鼓相当，难分上下之势。

梁蓉蓉越打越觉诧异，愈斗愈是小心翼翼，她只觉得这个俏丽少女不但掌势诡异，招招尽攻她的致命之处，而且这个俏丽少女的内力更是精纯深厚，掌动处，总有一股波翻浪涌的潜力随掌掷出，着着直向她要害撞来，劲道还真不弱，是以除了也运聚全身功力于玉掌上封挡攻来掌势外，又凝神澄虑，尽出恩师鸿钧上人亲传邛崃派独门绝学放手施为，全力迎去。

不觉间，两个人已是斗至百招以上，但见长发飞舞，纤掌挥扬，仍是半斤八两，轩轻难分，完全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平手之局。

蓦地，俏丽少女绽唇一声娇笑，笑声中，只见她摆腰摇臀，扬腿晃胸，那两只纤掌翻处，宛似柔弱无力的样子，对着梁蓉蓉玉体上劈去，当真是直若仙姬战凤一样，只不过更显得姿态曼妙，迷人惑心而已。

其实，梁蓉蓉就在这刹那间，顿感她随掌劈出来的那两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柔妙力拂在自己身上，不啻置身于寒冰冷霜之中，使人情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冷颤，吃了一惊，连忙欺身直进，疾出一招平常不大施用的“白莲初放”绝学，两条玉臂倏伸，春葱似的纤长十指猛张，捷逾电闪风飘对着俏丽少女粉脸酥胸就掣电般指去。

俏丽少女见梁蓉蓉竟敢在这种纯阴妙力中向她欺去，芳心中也是大吃一惊，一时间来不及变招封挡梁蓉蓉的这一奇

快进袭，迫的来只有仰身一个倒纵，一下子就退出去一丈七八之遙。

但闻一阵咯咯娇笑及一声惊叫划空而起，那个俏丽少女在转眼间陡地反猛向梁蓉蓉扑了过来，身法大出武学常轨，实在是奇异已极。

梁蓉蓉疾向横里一闪，避过她的和身飞扑，那知在瞥掠之间，已看清楚在俏丽少女身后，正娟然秀立着今天中午曾见过一面的那个姿态妩媚的长发艳美少妇陆若文，芳心不由微微一跳，打算问清楚这个俏丽少女为什么要来这儿迫她动手后，再去招呼那个突然现身的陆若文时，只见俏丽少女扭腰晃肩，她那一个袒臂裸腿的丰盈娇躯已是移至陆若文身前八尺之处，妙目流波打量有顷，才格格娇笑道：“嗯，你干什么要躲在这儿来暗算我？”

陆若文也是绽唇娇笑道：“我看你衣服既是穿的这样少，那还不如干脆不穿，是以我才伸手替你脱光呀。”

这时，武秀英已纵落梁蓉蓉身侧，伸纤手拉着她白嫩柔荑再跃落陆若文和那个俏丽少女两人之间的右侧方七尺之处，就正好和她们两人成了一个鼎足而三的位置，闻言后，方知适才那声惊叫是陆若文伸手去脱这个俏丽少女的衣服时，吓得她叫出声来之故。

但见俏丽少女那两颗乌黑发亮的眸子在陆若文粉脸上转两转，又是一阵咯咯娇笑道：“这样说，你倒是一个欢喜与人方便的人了，今夜晚你们俱是又来这座东洞庭山，那我就要和你们几个人都要过一下招，看一下你们的武学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了不起。”

梁蓉蓉芳心一动，听她语气，知道这个俏丽少女是来白虎观替邛崃派及马子野的门下弟子助拳，无奈她适才不肯住手，

这才害的和她误打一架，意念及此，正要绽唇问她时，陆若文已是娇笑道：“那太好啦，不过我要告诉你，你那一套邪门歪道的‘太阴追魂掌’可千万不要再施展出来，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就不要怪我脱光你的衣服，让大家来一饱眼福了。”

俏丽少女怔了下神，才咯咯娇笑道：“你既是识得我的掌法，那你自是出身名门的高弟了。”

话落口，身形闪动，伸臂吐招，那两条雪白粉臂挥舞处，一对白嫩纤掌对着陆若文的香肩关节及高耸酥胸就狠狠递去，掌出如电，迅快至极。

陆若文咯咯娇笑中，玉臂齐出，两只纤掌捷比奔云惊电，径分向她的左右腕骨斜劈过去，出手奇快，凌厉已极。

俏丽少女“哧”的一笑，两条粉臂乍缩倏伸，刹那间，那一双纤掌又改向陆若文的胸腹印去，变招迅捷，吐掌仍是歹毒至极。

银铃般咯咯娇笑中，陆若文招化“拒魔入宫”，两片白影一闪，那一双玉掌径硬迎攻来掌势。

两个人变招都是奇快无匹，俏丽少女是打算试探一下陆若文的内力是否深厚，陆若文是有意和她硬拼一下内力，因而谁也不再变招换式或是闪身避让。

四掌一接，俏丽少女晃胸摆臀，雪白粉腿移处，娇躯退出去三步，玄依仙子陆若文长发一荡，丰盈玉体也是后退四尺。

陆若文娇笑一声道：“东海鳌鱼岛的飞天魔女还真不错，你也接我一掌如何？”

话落口，猛运“金刚般若神功”于纤纤左掌，扬腕一掌，遥空对着俏丽少女那个丰隆酥胸就猛劈过去。

原来这个俏丽少女名叫飞天魔女帅丹凤，是东海鳌鱼岛劈天破地二怪的关门弟子，武学已得二怪真传，这次是奉二怪

之命，一个人渡海西来，先去太湖东洞庭山白虎观等候她两个师兄，她虽是一个十八九妙龄的艳美少女，但因发育过早，是以看起来就和一个娇媚少妇一样，而且她幼受二怪熏陶，赋性也是变的来佛口蛇心，狠辣歹毒，自小就养成一种桃腮带笑，媚眼迎人的妩媚娇态。

她在白虎观住了几天，一个人就离观去江南那些繁华之地游玩，她久居东海鳌鱼岛，所见的尽是大海苍天，灾日寒月，何曾看见过这种人烟稠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是以她就流连忘返，尽情去各地畅游。

那知在无意间，竟会和万里追风马子野门人庄一成及祝伯封不期而遇，骤然瞥见祝伯封不但左袖空空，而且左耳也是不见时，不由吃了一惊，绽唇问起缘由时，才知道是被一个紫衣女子所下辣手之故，这才想起师父所嘱之事，立时别过庄祝两人，连忙兼程紧赶就向太湖奔去。

路经杭州时，正好和二师兄祁隆光相遇，一问之下，才知祁隆光是专程赶去长白山铁笔峰见独臂矮仙张妙天，然后再进关来找大师兄倪元龙，帅丹凤说什么也要跟二师兄去关外一游，她就是不愿意一个人先返白虎观。

祁隆光被她缠得没办法，只好带着她一同去长白山，见过张妙天，祁隆光呈上二怪亲笔筒札，并携妥独臂矮仙的复函后，两人连夜又下了长白山。

帅丹凤觉得关外朔风猎猎，冰雪遍地，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留连之处，因而又和祁隆光飞扑进关。

他们来至长兴时，祁隆光要帅丹凤先去东洞庭山白虎观，并说等他找到大师兄倪元龙，再返鳌鱼岛拜谒两位恩师，呈上张妙天的复书后，立时就同大师兄一起来白虎观。

帅丹凤回到白虎观，妙悟立将陆若文和杨婉玲今天又来

观后缠魂林踩查之事对她说了一遍，她一个人就去观外四周巡风，打算遇上这两个胆大妄为的女子时就要她们魂归九天。

她只记住妙悟说的那两个女子的发式，因而瞥见梁蓉蓉是长发披肩，武秀英是秀发盘髻时，压根儿想都不想一下，立时断定就是陆若文和杨婉玲两人，是以隐身岸边那堆怪石之后，观看她们又是想去什么地方采探。

那知她一不小心，足下踏断一枝树枝，立时被梁蓉蓉闻知有异，这才被人家迫的现出身来。

她和梁蓉蓉打半天，也是觉得这个秀发垂肩的绝色美女内力深厚，武学不凡，焦急间乃施展出二怪秘传她的这套“太阴追魂掌”，打算觅隙下毒手毙了这个她心目中认为是专与他们作对的绝色女子。

梁蓉蓉适时警觉她掌势有异，因而才疾出绝学“白莲初放”把她迫退，不料她莲足刚沾地面，陡感香风轻拂中，身上衣衫骤被一只白嫩玉手猛扯，是以吓的来惊叫出声。

待她看清楚陆若文的容貌后，芳心里实在是吃了一惊，人家来至她近身之处，她竟会连一丝异样也不会查觉，芳心里那份诧异错愕，当真是到了极顶，等到硬拼一击后，立时又发觉她的内力较人家棋差一着，因而再也不敢大意，这才突出她东海鳌鱼岛独门绝学，伺隙而动，觅隙伤人。

再说帅丹凤见陆若文玉掌扬处，那一股随掌掷出的奇猛劲道就直若黄河泛滥，挟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径向她酥胸撞来时，连忙也疾运“两仪玄功”于白嫩右掌挥掌一接，那两股劲道立时就互撞出一团强猛潜力，纷向左右两侧撞去，其势之猛，宛似狂飚掠空，只震的四周沙飞石走，威势实在是凌厉无匹。

但见玄衣仙子陆若文长发飘荡，玉肩一晃，莲足一下子退出去五尺，飞天魔女帅丹凤纤腰摆动，粉臀摇荡，娇躯宛似弱

不禁风，转眼间也向身后疾退出去五步。

陆若文绽唇娇笑一声，晃肩又向帅丹凤欺去，右掌在身前横划半圈引开她的眼神，纤纤左掌陡地前推，掣电般向她酥胸印去，掌出如奔电，威势凌厉绝伦。

帅丹凤猛提一口丹田真气，压下去那一股轻微翻涌气血，香肩晃处，娇躯倏地横移出去两尺，雪白右臂乍伸，那五根纤长玉指一张，径硬向陆若文左“腕脉穴”拿去，同时白嫩左臂一圈，羊脂左手倏拏食中二指，掣电又向她右“耳窍穴”点去，反击迅捷，出手阴绝，只看的在旁并肩秀立观战的梁蓉蓉和武秀英两人俱都是心头微微一跳，粉脸上也同时闪掠过一片痛恨之色。

陆若文黛眉一扬，左臂乍缩倏伸，反拿她右脉门要穴，上身前倾，莲足疾上半步，右臂伸处，白嫩玉掌直向她酥胸拍去，避招还击，动作如电闪风飘，当真是迅快已极。

帅丹凤心头微微一震，发觉这个艳美少妇武学较适才和她拼斗过的那个长发绝色女子还要棋高一着，情不禁“咦”了一声，她左手一时来不及变招去对陆若文的迎胸右掌，迫的来只有猛的向外一扬白嫩右臂，避过陆若文的拿穴，再借右臂外扬之势，她那一个亭亭玉立的娇躯就向身后退出去七尺，才算躲避过陆若文的迎胸一击。

不过，玄衣仙子陆若文左手虽是没有拿住她的脉门要穴，但右掌却触到她酥胸上左边那座硬挺高峰，因而帅丹凤莲足甫沾地面，芳心里还是惊的来怦然跳个不停。

但见飞天魔女纤腰一扭，咯咯娇笑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使坏？”

鹞音未落，香肩一晃，两条白嫩粉臂挥舞，那一双纤纤玉掌已是展开一轮疾攻，绵绵径向陆若文周身关节要害袭去，招

式千奇百怪，诡异已极，但见乌黑长发飘来荡去，雪白粉臂伸缩难测，纤腰闪扭，酥胸摇晃，尤其是那两条修长浑圆的白嫩玉腿移来移去，简直是和丽宫娇女献舞迎客一样，当真是使人神魂颠倒至极。

玄衣仙子娇笑声中，两只玉掌齐出，掌影翻飞，掌势奇奥，对着帅丹凤攻来掌势就疾迎上去，招招尽是玄之又玄，着着全是包罗万象，硬同她抢制先机，一丝也不让她有乘隙踏罅之余地。

只不过片刻工夫，两个人就互换了二十多招。

在一旁秀立观战的梁蓉蓉和武秀英两人睁大着四只莹晶澄澈妙目看半天，也是看不出陆若文和那个长发飞舞，体态丰盈，而且又妩媚风骚，姿色艳美的俏丽女子两人的师承宗派来，她们只觉得那个袒臂裸腿的俏丽少女不但招式诡谲难测，大出武学常轨，而且所攻之处又尽是人家的致命要害，出手阴绝，歹毒至极。另外那个丰臀蛇腰，媚笑不绝的陆若文每招出手，总是千变万化，深奥难测，她变招奇快，迅捷已极，除了封架俏丽少女的狠辣毒招外，经常陡地变劈为抓，专去撕扯那个俏丽少女的紧身衣服，或是去拿她的飘荡长发，这就迫的俏丽少女不敢和她近身拼斗，时而绽唇咯咯娇笑不绝。

突然间，斗场边那堆嶙峋怪石后忽的纵出来一个紫衣少女，她莲足甫沾地面，对着斗场上就绽唇娇喊道：“文姐姐，你不要和她打啦，快些把她赶走吧。”

说完话，立时长身一掠就跃落梁蓉蓉身侧，大眼睛眨两眨，对梁蓉蓉嫣然一笑道：“我不知道姐姐是邛崃派的梁姑娘，是以今天中午我就在你面前放肆了。”

梁蓉蓉见她正是中午在缠魂林前要逼自己动手的杨婉玲，不由心头微微一震，人家隐身在斗场边的怪石后，自己竟

会不曾发觉，那她真是要暗算自己，一时间恐怕也会被她闹一个手忙足乱的慌张下场，再瞥见她往自己立足之处跃来时，连忙运功戒备，蓄势迎敌。

这时，见她对自己神情亲热，说话客气，才散了凝聚功力，绽唇一笑道：“姑娘这样客气，我真是愧汗无地了。”

话落口，正待替她引见武秀英时，斗场上忽的传出来一声清脆惊叫，立时转脸一望，但见俏丽少女左手紧抚右胸，正娟然秀立在陆若文身前一丈五六开外之地。

玄衣仙子陆若文玉手一掠云鬓，望着帅丹凤咯咯娇笑道：“你这个飞天魔女为什么不在你们那座魔宫去弄舞，却偏要渡海跑来这儿惹事生非呢？”

帅丹凤纵腰一扭，也是咯咯娇笑道：“嗯，你这个人简直是坏死啦，你要是真愿和我动手，明天我再陪你打吧。”

鹞音未落，娇躯半转，香肩晃处，人如惊飞乳燕，朝着那一堆嶙峋怪石就疾掠而去，转眼间她那条曼妙丽影就消失在怪石之后不见。

陆若文望着她身形消失处有顷，才转身一掠，纵落杨婉玲身侧。

杨婉玲伸玉手拉着陆若文的白嫩柔荑，笑道：“文姐姐，你是不是打了她一掌？”

陆若文摇了摇头，抿嘴一笑道：“我在她胸上轻轻拍了一下，并趁势把她那件衣服自领口撕破一条裂缝。”

杨婉玲“啊”了一声，咯咯娇笑道：“那就怪不得会把她吓的叫出声来了。”

陆若文瞥了武秀英一眼，对梁蓉蓉笑道：“适才那个帅丹凤是你们邛崃派的贵客，姑娘为什么也会和她动起手来？”

梁蓉蓉黛眉一蹙，说道：“我并不识的她，适才我们路经这

儿，发觉有人隐身石后，正想问她时，她就不分皂白对我出手猛袭，因而才被迫和她动上了手。”

陆若文点了点头，转脸向四周瞥了一眼，又笑道：“姑娘在观外巡视，是不是打算要拦截我们去白虎观？”

梁蓉蓉怔了下神，笑道：“我是和英妹妹去湖中荡舟，料不到又在这儿得遇两位姑娘，说拦截我可不敢，陆姑娘尚请不要见疑。”

陆若文眨两眨那双莹晶妙目，笑道：“姑娘这样客气，我实在是愧汗无地，今晚上月色很美，我本想和姑娘亲近一番，也好向你讨领一点教益，但又怕你怀疑我们有什么阴谋鬼计……”

话未说完，梁蓉蓉微微一笑，接口道：“姑娘这样说，想是把我视作城府很深的斗筭小人了，梁蓉蓉虽是出身邪门外道，但也不致于这样气量狭小去对二位有什么见疑，陆姑娘若是有什么教言，我衷诚洗耳恭听就是。”

陆若文眨两眨大眼睛，咯咯娇笑道：“我老早就晓得你是一个娴雅淑静的天仙美人，要不然，我也不会又找上东洞庭山来专程看你……”

话只说了一半，杨婉玲陡的在旁插口道：“姐姐，我孙师兄怎么称呼你？”

梁蓉蓉愣了一下，才低声答道：“我和孙相公一向都是姐弟相论的……”

一语未毕，粉脸上倏地飞起来一抹羞红，伸玉手掠了一下云鬓，立时住口不说。

杨婉玲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深注梁蓉蓉羞红粉脸有顷，才抿嘴一笑道：“我晓得啦！他一定是叫你蓉姐姐。”

说这儿，瞥了武秀英一眼，又娇笑道：“今天中午我不知道